

中華百科叢書

近世西洋哲學史綱要

張東蓀 姚 瑋 合編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百科叢書

近世西洋哲學史綱要

張東蓀
姚瑋
合編

1935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七九七號
中華百科叢書
近世西洋哲學史綱要（全一冊）

◎ 定價銀六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實價



編者

張東蓀
姚瑋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陸費達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總序

這部叢書發端於十年前，計劃於三年前，中歷徵稿、整理、排校種種程序，至今日方能與讀者相見。在我們，總算是「慎重將事」，趁此發行之始，謹將我們「慎重將事」的微意略告讀者。

這部叢書之發行，雖然是由中華書局負全責，但發端卻由於我個人，所以敘此書，不得不先述我個人計劃此書的動機。

我自民國六年畢業高等師範而後，服務於中等學校者七八年。在此七八年間無日不與男女青年相處，亦無日不為男女青年的求學問題所擾。我對於此問題感到較重要者有兩方面：第一是在校的青年無適當的課外讀物，第二是無力進校的青年無法自修。

現代的中等學校在形式上有種種設備供給學生應用，有種種教師指導

學生作業，學生身處其中似乎可以「不遑他求」了。可是在現在的中國，所謂中等學校的設備，除去最少數的特殊情形外，大多數都是不完不備的。而個性不同各如其面的中等學生，正是身體精神急劇發展的時候，其求知慾特別增長，課內的種種絕難使之滿足，於是課外閱讀物便成爲他們一種重要的需要品。不幸這種需要品又不能求之於一般出版物中，這事實，至少在我個人的經驗是足以證明的。

當我在中等學校任職時，有學生來問我課外應讀什麼書，每感到不能爲他開一張適當的書目，而民國十年主持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的經驗，更使我深切地感到此問題之急待解決。

在那裏我們曾實驗一種新的教學方法——道爾頓制，此制的主要目的在促進學生自動解決學習上的種種問題，以期個性有充分之發展。可是在設備上我們最感困難者是得不着適合於他們程度的書籍，尤其是得不着適合

於他們程度的有系統的書籍。

我們以經費的限制，不能遍購國內的出版品，爲節省學生的時間計，亦不願遍購國內的出版品，可是我們將全國出版家的目錄搜集齊全，並且親去各書店選擇，結果費去我們十餘人數日的精力，竟得不到幾種真正適合他們閱讀的書籍。我們於失望之餘，曾發憤一時擬爲中等學生編輯一部青年叢書。只惜未及一年，學校發生變動，同志四散，此項叢書至今猶祇無系統地出版數種。此是十年前的往事，然而十餘年來，在我的回憶中卻與當前的新鮮事情無異。

其次，現在中等學生的用費，已不是內地的所謂中產階級的家長所能負擔，而青年的智能與求知慾，卻並不因家境的貧富而有差異，且在職青年之求知慾，更多遠在一般學生之上。卽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論，十餘年來，各地青年之來函請求指示自修方法，索開自修書目者，多至不可勝計，我對於他們媿不能

盡指導之責，但對此問題之重要，卻不曾一日忽視。

根據上述的種種原因，所以十餘年來，我常常想到編輯一部可以供青年閱讀的叢書，以爲在校中等學生與失學青年之助。

大概是在民國十四五年之間，我曾擬定兩種計劃：一是少年叢書，一是百科叢書，與中華書局陸費伯鴻先生商量，當時他很贊成立即進行，後以我們忙於他事，無暇及此，遂致擱置。十九年一月我進中華書局，首即再提此事，於是出計劃而徵稿，而排校。至二十年冬，已有數種排出，當付印時，因估量青年需要與平衡科目比率，忽然發現有不甚適合的地方，便又重新支配，已排就者一概拆版改排，遂致遷延至今，始得與讀者相見。

我們發刊此叢書之目的，原爲供中等學生課外閱讀，或失學青年自修研究之用。所以計劃之始，我們即約定專家，分別開示書目，以爲全部叢書各科分量之標準。在編輯通則中，規定了三項要點：即（一）日常習見現象之學理的說

明，（一）取材不與教科書雷同而又能與之相發明，（二）行文生動，易於了解，務期能啓發讀者自動研究之興趣，爲要達到上述目的，第一我們不翻譯外籍，以免直接採用不適國情的材料，致虛耗青年精力，第二約請中等學校教師及從事社會事業的人擔任編輯，期得各本其經驗，針對中等學生及一般青年的需要，以爲取材的標準，指導他們進修的方法，在整理排校方面，我們更知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任，乃由本所同人就各人之所長，分別擔任，爲謀讀者便利計，全部百冊，組成一大單元，同時可分爲八類，每類有書八冊至廿四冊，而自成爲一小單元，以便讀者依個人之需要及經濟能力，合購或分購。

此叢書費數年之力，始得出版，是否果能有助於中等學生及一般青年之修業進德，殊不敢必，所謂「身不能至，心嚮往之」而已，望讀者不吝指示，俾得更謀改進，幸甚幸甚。

張序

中華書局編纂百科叢書擬有近世西洋哲學史綱要一科，囑我擔任；我乃約姚君合撰。現在書既已成了，不能不有所聲明。第一，此書純由姚君起草，我雖校閱一番，却並無改動。第二，我們雖用合撰名義，而我所擔任者止是一個目次：所以我不能不在此序上表示我個人對於姚君此作的滿意。

至於目次的編定，我亦想聲明一點，就是：名為近世西洋哲學史似乎當把近世哲學家完全包羅在內，但實際上却不能辦到。姚君於起草以前就與我商量目錄，這個目錄是我開的，亦許有人一看這個目錄便覺得太簡略太短少，這裏便應得有一個說明。原來中華書局規定每種只限於五萬字，試想以五萬字敘述一個康德哲學能够用麼？我想是不够用的。試問以五萬字來敘述一個康德哲學尚且不够，又何以能夠敘述近世哲學全部呢？因此之故，我便想出一個折衷的方法。

須知以五萬字敘述近世哲學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只須於每一哲學家的學說敘述二三句便行了。這樣一來無異於開名單；把人名提出；把學說與主義的名目提出罷了。讀者如爲取得幾個新名辭計，看這種書自無不可。但爲真求知識計，則這樣的書千萬不可看。根據這個道理，我遂定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把所要敘述的哲學家與其學說稍稍加以減削。換言之，即把所要敘述的只限於幾個最大的哲學家。和幾個最有特色的學說。於是把次要的哲學家和相差無幾的學說一律刪除了。這樣一來却有幾點好處。第一點是不至於變成開人名單，開新名辭單。第二點是可以於每個學說稍加詳述。第三點是雖有刪削而仍然不至於看不見近世哲學的總體。

姚君對於我這個意見十分贊成。他便依此而行。所以本書只有十章，共述十六位哲學家。其實這樣的去取只可以說是仿照杜朗（W. Durant）所作的哲學故事，而嚴格說來不能成爲哲學史。不過對於東方讀者而欲知西洋思想似乎這個辦法尚有可取。

自培根以迄黑格爾爲止，可以說這是近世哲學的本段。黑格爾以後本可不必列入。不

過現代哲學又往往把叔本浩等人不列進去，以致中間落空了一段，所以不得已纔把黑格爾以後的許多人亦加入近世哲學中，其目的不外乎可以與現代哲學相銜接而已。黑格爾以後的選擇似乎更難，可以加進去的決不止此數，在這裏更有個人色彩，換言之，即其去取更有主觀的臭味。這一點自然是由我與姚君負責的，或我代姚君負責亦可。

最後我還要說幾句關於哲學的話。我近來意見亦有些轉變，以爲我們研究哲學不可愈研究愈趨於狹小，好像鑽牛角一樣，愈進愈小，最後至於不可返回身體來了。這句話就是說我們不可專向那些太專門的問題去下工夫，再詳言之，就是我們不可專向認識論或名學來研究。反之，我們實在應得愈研究愈廣闊。這句話怎樣解釋呢？不是說我們把認識論上的專門問題置之不理；把名學上的細微問題完全不講，乃是說我們應得以文化全體爲目標，爲對象。我們對於文化須下一個全體的解釋，所以我們同時研究認識論上的專門問題，同時須把認識論來作文化全體的解釋的基礎。我們同時研究名學上細微程式，同時必須把名學來作一個太陽看待，使這個太陽的光能普照到一切的東西上，所以我近來自己覺

得頗受了黑格爾的影響，就是我很贊成他那種把哲學史當作文化史看待的主張。且不僅哲學史自身就是哲學，並且哲學史自身就是整個兒的文化。所以我們研究哲學應當愈研究愈廣闊，對於全部文化尋得一個統一的意義與整全的解釋，這便是我們所應努力的了。

但對於此說或許有人誤會把哲學等於史觀。我其實亦承認這樣的主張確是把史觀包括在內，然而史觀却不足以盡之。須知普通所謂史觀本有廣狹之別，就狹義言，是講社會進化的法則，其範圍自屬於社會學或人類學。至於所謂唯物史觀却是取廣義的，他先從形而上學立基礎，然而又涉及各科學（例如生物學等）。這種態度亦是取法於黑格爾。我在上文說我很受黑格爾的影響，但於此處我却不以他為然。我以為只能以哲學的精神來統貫人類全體文化而求得一個解釋，却不能拿一個固定的方法來決定一切的進程。所以我贊成把哲學史當作文化史而却反對正反合的程式。總之，我所說的是態度問題而不是內容問題。我以為我們應得以哲學的態度來對付各自然科學各社會科學而成一個文化觀（或名曰史觀），但決不是拿一個固定的方式來規定他們，我們須得承認文化是前進

的，其中必有不可預知的地方，決不能以單簡的正反合而可預先規定了的。可見以哲學來作社會思想，在這一點上我的意見近來是與時流所同，不過內容則大不相同。至於詳細說明，我當於他處爲之。

在此區區的短序上自然無法闡明，因爲此點關係於哲學史，所以方在此一提，否則亦自無說之必要了。

東三省事件一起，全國激於義憤，已形成全體動員之勢。吾輩書生不能執干戈以禦邦國，只有在思想方面努力。中華民族一日存在，苟能振興，必可雪恥復仇。所以姚君在舉國騷然的時候猶能閉戶撰書，實在不能不表敬意了。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張東蓀序於北平燕京大學

姚序

這本小小的近世西洋哲學史綱要，是以近世西洋的哲學思潮爲經；而以代表的哲學家爲緯。每個哲學思潮產生的背景，雖不能詳細地揭出，但必簡要地說明。各個哲學思潮的相互關係及其轉變的關鍵，也必擇要提出。近世西洋的各個哲學家雖不能羅列無遺，但主要的代表哲學家總設法舉出。各個哲學家的主要思想及其相互關係，也總是提綱挈領的敘述。雖不能說得詳盡，但至少總想說一個明白。把已往的近世西洋哲學思潮要詳載於這小冊子內固屬不可能，然總想使讀者對於奔騰澎湃的思潮心領其起伏的大勢；目睹其雄偉的壯觀。這幾點都是我起草時，縈迴於胸中而片刻不能去懷的。不過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地方，自知很多很多。至於實用主義及新唯實主義等，均詳述於瞿菊農先生爲本叢書所撰現代哲學思潮綱要中，故茲不贅。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曾遭到幾件不幸的事情。當我開始寫了一章，就得到我祖父的噩

耗，奔喪多日，內心的憂鬱，幾使我不能繼續寫下去。旋又逢兩次病魔纏繞，孱弱的身體又勢將不容我繼續努力。最近身體漸漸復元，可以從事於寫作了。但暴日的入寇，又使我不能安下心去看書和寫作。憤恨的時候，很想投筆從戎；不過身體和環境方面又不容我効命疆場。左右思維，還是學着今年適為百週紀念的黑格爾，以著述歷史哲學代替効命疆場，纔漸能坐定着把這部書寫成。雖然我的哲學史遠不能比之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但以著書救國的奢望，則實『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呢。

做這部書的緣起，東蓀先生已在序中說過。他替我立定綱目，使我依照着進行。當我着手起草時，他常從遠道給我許多幫助。書成之後，又為我校閱，使書中減少了不少謬誤之處。總之，東蓀先生對於此書所做的工作實在很多。我當於此特別申明，并表感謝之意。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二日姚璋序於上海光華大學